我的宝藏老师

珍贵四年，我们和他都不是“课抛型”

我对这所校园的怀念，是对那片精神底色极其丰富的人文土地的无限热爱，其中有一份眷恋专属于通过这位老师而感知到的“理想主义”。

□ 凯 莉

大一那年春天，一个平平无奇的午后，我和室友气喘吁吁跑进公选课教室。一路狂奔早已精疲力尽的我，整个人趴到桌上。选这节课的学生不少，大家的心态大同小异：老师要“不麻烦”，作业少，考试容易过。

一位格外年轻、清瘦的男教师，正站在讲台上摆弄一摞书。看样子是一位刚执教没几年的新手。他沉默许久才对我们说：“我这门课可能和你们其他课不太一样，学习没有压力，不会让任何人挂科……”

底下的我们发出了一阵轻微的欢呼，几个趴着快睡过去的学生也都好奇地抬起头。老师的目光扫过来：“甚至如果你们觉得比较累，想去图书馆看书，都可以不来上课，只要自己真的有所收获，不浪费一下午的时间就好。”

呀，这老师挺有意思！我顿时来了精神，在小说和电影里，通常这么说话的都是神人，“人狠话少”，非同凡响。我好奇地想看看这样“佛系”的老师，究竟会怎样教书。

这是一门历史类选修课，老师的讲法和想象中格外不同。难能可贵的一点是，他也会提前“做功课”。课下，他认真了解了所有选这门课学生的专业构成，充分结合我们的学科属性，展开教学内容。

如此一来，我们这些跨专业选课的学生，听课时并不会感到与历史系“有壁”，甚至经常有意外收获：喔，原来历史学和我们专业也有这么多密切的联接！

老师还会带很多推荐书籍到课堂来，供我们课后借阅。一谈起好书，他就像一座移动的“人形图书馆”，滔滔不绝地谈论每本书的推荐理由，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从未接触过的宏大精神世界。

更令人意外的是，这门公选课的考试，我们完全不用专门背诵复习。那张试卷过于与众不同，考察我们的问题，是让我们谈谈学习这门课的体会与收获。当场有同学惊呼：“老师，您是不是太过善良了……”

看着我们写完姓名学号，老师让我们停笔，真诚地分享他授课的感想以及对我们的期许。同学感慨，这位老师真是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。

在大学的初始年级，这样一位选修课老师用他深厚的积累告诉我们：大学不该是凑学分和混日子。我们在课堂里的每一分钟，都应该非常喜悦、疯狂地吸收精神养分，保有那些青涩又十分可爱的“理想主义”。

而后来的大学生活表明，这位老师对我的影响，绝不仅限于这一学期，他终究不是一个“课抛型”老师。

学期结束后，我们班两三个一起选课的同学，因为感到受益颇多，便和下一届学弟学妹强烈“安利”这门课：“大胆选修！你若觉得后悔，算我输！”

同时，我们似乎早已习惯了有问题还要向老师请教的状态。即使不再上他的课，我们也会“组团”带着学习和读书的问题去办公室请教他，甚至有了职业规划、生活选择等“人生课题”也会去咨询他。由于拜访的频率过高，与他同办公室的老师都深感好奇：“这几个孩子确定不是咱们历史系的吗？学习热情好高啊！”

久而久之，我们也开始调侃自己是老师的“编外门生”。有时候在学校举办的人文沙龙上，作为主讲人的老师，一眼瞥见底下的我们，还会微笑着和大家特别介绍：“她们选修过我一学期的公选课，现在基本和我们学院的学生一样。”

大三的某一天，有外校师生来人文学院和老师交流，老师特意打电话让我们一起去喝咖啡，聊聊天。当时外校同学感叹了一句：“这么多学生对非本专业的学科有如此深厚的兴趣，说明你们学校的教学风气很特别，课堂是有魅力的，学生不是得过且过。”

交流结束后，走在校园的河边，我问老师，为什么会让我们一起参与交流？老师说，他认为大学生就应该这样，拥有“丰富的精神底色”，对这个世界抱有强烈的困惑、好奇与热情。

临近毕业，在校报做学生记者的师妹，请我帮忙联系那位老师做人物专访。校报刊出时，我忽然想到，可以送一份给老师留作纪念。

那天恰逢公选课的考试日。我去教学楼找老师，走到那间熟悉的教室，又听到老师与当年一样，发完试卷后对着所有学生侃侃而谈……这样的场景和声音恍若昨日重现。校园迎接着一届又一届学生入校，又在每一个夏天目送大家远去。老师还在那里，用自己的诚意与心血，尽可能影响到更多年轻人。

老师出来，我送上校报。老师笑了：“时间好快，你们也要毕业了。”

我回答是啊，没想到一门课对我们的影响那么持久，居然贯穿了整个大学。

那一刻我蓦然明白，如果没有遇到这位良师益友，如果我只是“课抛式”学习，绝对不会拥有这样珍贵的大学四年。我对这所校园的怀念，是对那片精神底色极其丰富的人文土地的无限热爱，其中有一份眷恋，专属于通过这位老师而感知到的“理想主义”。

校园迎接一届又一届学生入校，又在每一个夏天目送他们远去。老师还在那里，用自己的诚意与心血，尽可能影响到更多年轻人。

量化指标下，他是一股“泥石流”

老闫尽管一大把年纪，身上却依然带着一股书生气，对待有些人和事桀骜不驯，对待学生却温和诚恳。

□ 王翼鹏

高二那年，文理分科，我来到一个数学老师当班主任的班级。老师姓闫，年纪不小，已有些谢顶了，因而私下被大家称之为“老闫头”。

他操着一口带浓重鲁西口音的普通话，慢吞吞地，一句一顿，每次讲到笛卡尔、欧拉等西方数学先贤的名字时，他的普通话都会大翻车。在我们这所竞争压力较小，以“国际视野”闻名的省城中学里，他的气质有些格格不入。

尽管老闫是数学老师，但坊间却传闻他是师大中文系毕业的。学《孔雀东南飞》的日子里，语文老师上课抽背，连抽了七八个同学都背不下来，盛怒之下把全班同学都罚到教室墙外站一排，背过了才许进教室。时值夏天，走廊里热气腾腾，空调房看得见摸不着，一片怨声载道。这时老闫从门口过，同学们便七嘴八舌地向他抱怨一通。老闫乐了：“这有什么难的！你们谁给我起个头。”于是，他一口气从第一句背到最后一句，留下鸦雀无声的人群扬长而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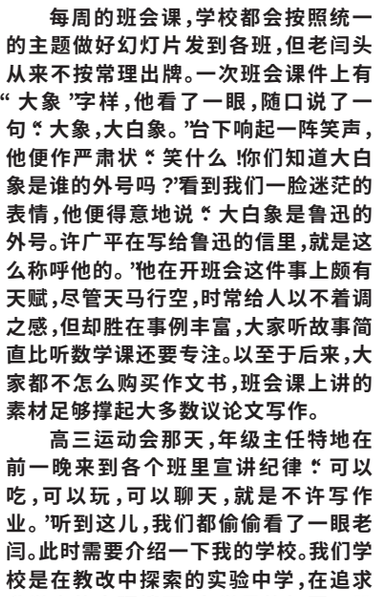
每周的班会课，学校都会按照统一的主题做好幻灯片发到各班，但老闫头从来不按常理出牌。一次班会课件上有“大象”字样，他看了一眼，随口说了一句：“大象，大白象。”台下响起一阵笑声，他便作严肃状：“笑什么！你们知道大白象是谁的外号吗？”看到我们一脸迷茫的表情，他便得意地说：“大白象是鲁迅的外号。许广平在写给鲁迅的信里，就是这么称呼他的。”他在开班会这件事上颇有天赋，尽管天马行空，时常给人以不着调之感，但却胜在事例丰富，大家听故事简直比听数学课还要专注。以至于后来，大家都不怎么购买作文书，班会课上讲的素材足够撑起大多数议论文写作。

高三运动会那天，年级主任特地在前一晚来到各个班里宣讲纪律：“可以吃，可以玩，可以聊天，就是不许写作业。”听到这儿，我们都偷偷看了一眼老闫。此时需要介绍一下我的学校。我们学校是在教改中探索的实验中学，在追求升学率的大环境下，办学风格如同一股清流，历来以“素质教育”闻名，不那么看重学习成绩。对各班来说，“量化指标”才是最重要的——体育、卫生、搞活动、纪律这些事决定着一个班级的最高荣誉。可是，老闫的看法有所不同，他说过，教育理念没有绝对的对与错，只要不偏废就好。“量化指标”虽然重要，但对你们来说，毕竟高三了，成绩决定着未来前途，作为学生，学习是你们的本质要务……所以，年级主任刚走出教室，他就走上讲台，小声说：“参加完项目的同学，还是适当写点作业吧，别太过分就行……”一边说，一边斜眼去瞟年级主任已经远去的背影，忽然眉头一舒：“挨批的话我来担着！”

在“量化指标”主宰一切校园里，老闫实在称得上是一股“泥石流”，他有自己的一套价值准则与教育理念：“反正我早就评上高级职称了！”这样的老师，在学生、同事与家长中广受好评，他带过的连续四届学生，重本录取率都是年级最高的。

不同于年轻班主任们桌上摆着的教育类、学科类书籍，他的办公桌上，除了几本教参外，更多是文史类书籍。他也鼓励我们多读，虽说是理科班，但《全球通史》《人类简史》，白岩松、易中天等当代文化人物回忆录与评论集，余华、金庸作品和其他流行小说，都在班里长期传阅。我至今都觉得，高二是我人生中读书最多的时候，也是第一次领略人文社科领域的魅力。而对于没上课间操却跑去打球、翘自习泡图书室等，他也一概不太管，在集体与纪律、分数与能力的博弈中，老闫按照自己的理念，打造出了一片张扬个性，颇有情怀的自由天地。

老闫并不是个善于与学生打交道，和学生称兄道弟的老师，甚至可以说是不善言辞的。尽管一大把年纪，身上却依然带着一股书生气，对待有些人和事桀骜不驯，对待学生却温和诚恳。作为老师，我愿意用他最喜欢的鲁迅的诗句来描述他：俯首甘为孺子牛。



视觉中国供图

线姐饭圈在“抗线”中随她前行

线粒体是呼吸作用的场所，呼吸作用分解有机物，释放能量。在线姐的“折磨”下，我们一边痛苦无比，一边能量满满，像呼吸作用一样，永不停息。

□ 焦 俏

线老师一开始就特立独行。

初一开学前一个月，学校布置了每天的练习。自行打印完成，下午4点发当天答案，自判自改，5点之前线上提交。一个小时改五科的作业，略显紧迫，其他老师都给我们放宽到了六七点，唯独她没有。

那段时间我正在老师的琴房里备战钢琴九级，会条件反射地距ddl还有10分钟时，从钢琴上跳起来，烦躁而怨恨地改生物作业。改完也得不到她的赞许，线老师会在评论区发几条近一分钟的语音，说出一堆我认为不是问题的问题。

开学后生物暑期题目重测，我意外拿了满分，不过这依然抵消不了对线老师及生物的怨。她上的课也像她的“亿”分钟语音，事无巨细，极为周全。

开学一个月后，班主任让我和几位同学在自习课去另外的班，学习课外知识。不出意外，线老师又来挡路了。她的要求和暑假一样，5点前在学校完成生物作业。我们5点前是回不来的，所以必须在大课间写完。我在其他同学的谈笑中赶作业，窝着一肚子火跑出教室。这时一个标准的好学生对我说了一句：“我爱线姐。”

我有点吃惊，这个学生好直接。两个念头在我脑海中展开：一，黑到深处自然粉；二，她真的喜欢线老师。

出于谨慎我没说什么，此后越来越长的时间表明，反转来了，线姐的粉丝疯涨，直接变成大V。

我们学《细胞的生活》时，同样姓线的“线粒体”成了我们的粉丝名。班里同学一口一个“我爱线姐，我爱生物”，线姐的名言口口相传，像“只字不漏阅读”“思维完整”“重视知识间的联系”，乃至“死亡会阻止你愚蠢的基因向后代传递”……

线姐教的另一个班，也就是四班的一个同学，把生物学习群的名字改成了“线姐全球后援会”（但这个学生也因此差点被线姐踢出去），而在我们班，同学把“线姐语录”排版作为朋友圈封面，全班每个人的微信“拍一拍”都与线姐有关……

没有人知道线姐是怎么毫无预兆地走红的，也没有人知道沉寂了一个多月的同学们如何统一为线姐粉丝的。这里有唯粉、路转粉，可能还有黑转粉，线姐的确成了整个学期线老师的代名词。我们也在讨论中尝试以另一个视角看待老师，放下以前的成见，放下少年的叛逆……

线姐很负责任，到了近乎“变态”的程度。我们班有句名言，“我们不配拥有生物课前和课后的课间”。

课间，线姐随时进来，有时还在上节没下课的时候在后门蹲点。转头看见门口的一张意义不明的笑脸，后排的同学心脏一定非常强大。线姐拖堂，没有同学反抗，一是不敢，二是她拖堂讲的东西都很值得我们放弃十分钟的休息。但其他老师就不一定这么看了，一次线姐继续拖堂，地理老师站在门口，笑眯眯地来了一句：“线老师，这节是我的课吧，你怎么还不走呀？”

第一次班会，她就告诉我们，所有人的目标都是生物中考满分。我们要记录完成时间来锻炼时间把控，做完先预测自己得多少分，再和实际得分作对比。“什么时候这两个分一样了，就是你进步的开始，因为你对自己的水平有了精准的认识。”预习要做笔记，改错要还原到书上对应知识点、分析错因，线姐会一个一个看，有时候还会贴在本班，或和四班交换，让我们互相学习。

她教育我们要珍惜和感恩：一道题给你训练的机会只有一次，不认真完成就是在浪费题目。讲怀孕和分娩的时候，她让我们班把书包装满，背在前面逛学校，让四班这样背着上了三节生物课。我们班全员“社死”，四班同学则说这样很不方便，字都写不好。那天刚好是妇女节，她只留了一项作业：对妈妈说一句我爱你。

但线姐这样的大V，也会与学校规则有小摩擦。我们似乎把生物永远放在第一位，以至于超越了学校要求。拜线姐所赐，我们班的生物成绩次次年级第一。班主任也常半开玩笑地说：“不如让线老师当你们的班主任好了，感觉生物都快成主科了。”

当然也会有黑粉捣乱。一个小长假，线姐的作业量达到了年级统一作业的好几倍，于是她被班里几个黑粉举报了。在年级和班主任的协调下，我们成功减负，全班欢呼。我们边“抗线”边随她前行，冲向生物这门学科的奥妙深处。

线粒体是呼吸作用的场所，呼吸作用分解有机物，释放能量。在线姐的“折磨”下，我们一边痛苦无比，一边能量满满，像呼吸作用一样，永不停息。

视觉中国供图

小海马与我们只有一身校服的距离

相比于严厉，他可爱的时候更多。可是，他为什么把我拉黑了呢？

□ 薛凯文

红圈圈里一个感叹号！什么情况，小海马把我拉黑了？

我试着又发了一条微信，没错，“消息已发出，但被对方拒收了。”

小海马是马老师，教我们地理。作为班主任，他可一点都不“板正”。头发很有喜感地烫了几个小卷，衣服上印着日本漫画“五条悟”，手机壳上贴着“炭治郎”，办公桌上摆着许多我连名字都叫不上来的动漫手办，反正就是很随意，很不“班主任”。

地理课上，他也这样。我们从来不用一动不动地坐好，不举手就可以提问题。有人举着地球仪在班里玩，他也不会生气。讲到有趣的地方，我们还接过话茬开玩笑，40分钟过得很欢乐。

前段时间，他半夜定闹钟爬起来看欧洲杯，第二天还会点评一番。不过，那表情分明就带着炫耀——谁让你们看不了呢？他的朋友圈也跟我们没什么两样。喜欢的歌手出新歌了，要发；为玩游戏买了PS5，要发；做了奇奇怪怪的测试，要发……时间一长，我们都发现，他跟我们之间就是一身校服的距离，各种话题交流无障碍。

在学校一年一度的合唱比赛来临之际，他却突然认真了起来。

他把我们在学校每一分每一秒的空闲时间都安排得明明白白。排练的时候，他不断地向我们强调音调、队形、动作，甚至连表情都要仔细观察。他绝不允许我们排练时做任何其他事情。聊天、写作业、睡觉、传纸条都会惹得他大发雷霆，有一次还直接给一个同学的家长打了电话，把我们吓得不轻。

比赛前夕，他突发奇想，要跟我们一起参赛。没听说哪个老师会参加合唱，我们都穿校服，他站在里面多突兀啊！我们七嘴八舌议论了很久，小海马最后宣布了他的解决办法：我也穿校服！

天不遂人愿。他借了一圈校服，结果都比他那胖嘟嘟的身子小一圈！这件事极大地刺激了他，他跟我们说：“以后，我要跟你们一起上体育课，一起跑步！”经过他不懈地寻找，最后在学校的失物招领处找到了一件勉强能穿的上衣。于是，合唱比赛上，大家都看见了一个穿着小号校服的“假学生”放声高歌。

直到今天，我们想起那滑稽的一幕，还是忍俊不禁。当然，我们也没在体育课上见过说要跟我们一起跑步的小海马。

没错，相比于严厉，他可爱的时候更多。可是，他为什么把我拉黑了呢？

我仔细想了想，最近一切如常啊。去他办公桌上拿零食？也不是第一次了，很多同学饿了都会想到他的办公桌。是因为午休的时候偷偷打篮球吗？可我们已经被他揪去办公室站成一排，挨过骂了……

第二天课间操的时候，我颠颠儿地追着小海马，想知道被拉黑的原因，“我怎么跟您交流，怎么跟您请教问题啊？”

“你可以在学校当面跟我交流。”小海马看我一眼，不急不慢地说道，“你瞧瞧，你问我的都是什么问题？耳机推荐什么牌子、降噪效果好不好，游戏主机配什么显卡、PS5怎么样……我又不是导购！”

突然间，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可爱了，哼！

“O”老师 富氧能量站日日相伴

这位当天就吃了半锅豆腐的“罪魁祸首”一边吃一边说：“作为你们的化学老师以及一个吃货，我感到非常幸福……”

□ 楼杭之

作为一名学生，我接触过形形色色的老师——有的严肃古板，有的温柔和蔼，有的幽默风趣。然而我的化学老师却不能被任何一个四字词语概括。

认识她是在八年级开学的第一天。化学这门课，对大部分同学来讲还十分陌生，教室里弥漫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紧张气氛。她很年轻，身材不高，戴着眼镜，一头及肩短发染了浅棕色，哪里都算不上特别，只是镜片之后的眼睛闪烁着古灵精怪的光芒。

全体起立道过老师好之后，她就在黑板上写下了一个字母“O”。同学十分不解，以为自己要上一节英语课；但熟知元素周期表的几位同学马上猜到了老师的用意：字母“O”是氧元素的符号，也是老师的姓氏“杨”的谐音。果然，她就是这么解释的，并且还加上了一句令我至今记忆犹新的话：“我是化学老师，自然要用化学的方法来自我介绍。”

而后我有幸成为化学课代表，与杨老师的接触也随之增多。一天，我们几个提前预习过酸碱盐知识的同学被她神秘地叫到办公室，她拿出两个小纸盒递给我们：“你们现在应该能打这副牌了，之前我都没办法跟你们玩。”

我心存疑虑，打开包装，里面是一张张写着不同化学物质的卡片，需要按照正确的化学方程式把反应物打出去，或者为别人打出的反应物接上生成物……“试着玩两局吧。玩了这个，肯定能把酸碱盐的知识记得特别牢。”杨老师一边说着，一边已经把牌分完了，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。

同学小王率先打出氧气和磷两张牌：“磷在氧气中燃烧。”他挠了挠头，“酸碱盐的那些反应我还不熟，只能先出这个了。”

一旁的小李嘿嘿笑了笑，将“五氧化二磷”的卡牌放在小王打出的两张牌旁边，“这是生成物哦。”

杨老师笑眯眯地点了点头：“不错呀！又轮到小李出牌了。”

如此“交锋”了数十个回合。在“战局”稍有缓和的时候，她插了句嘴：“这不都学得挺快嘛，肯定也能顺便把知识记得很牢。”

众人回忆了一下，果然，自学时背得十分吃力的几个方程式现在已经能脱口而出了，顺带着把那些离子化合物的溶解性也记下了大半。

看我们已经尽兴，杨老师开始整理桌上散落的卡牌，狡黠地眨眨眼：“我早就说了吧，化学很有意思的——有空再来跟我打牌。”

接下来她可惨了，午休时间或周五放学后，我们几个不约而同都会去办公室堵截。以至于我妈每到周四都会问一句：“明天又要去骚扰化学老师吗？”

上学期，学校研学活动的行前讲座上，其他老师和学生都在忙着询问即将要拜访的名胜古迹和博物馆信息，她却在一片喧哗中大大方方地举手提问：“咱们要在柳沟村体验自制豆腐，是用卤水还是用石膏点卤啊？”

主讲者愣了愣，笑着告诉她：“这次是用那边特制的酸浆来点卤。”

“好的谢谢。”她坐下来，给旁边的我们使了个眼色，“作为我的组员，你们是不是有义务复刻一下这个酸浆豆腐……”

现在想到此事，我还是会情不自禁地爆笑。杨老师也在此行充分暴露了她对美食的热爱。当所有人都体验过磨豆浆、参观点卤以及吃豆花之后，她仍然没有满足——在我和小赵打包好两瓶酸浆的时候，只见她竟然多拿了一盒豆腐！我俩哑然失笑：“您还强抢人家的劳动成果！”我举起手机，记录下这个难忘的“杨老师吃豆腐”时刻。

回京之后，在杨老师指导下，我们完成了名为《凝固剂种类与浓度对豆腐品质的影响》的研学论文，也兑现了对她的承诺——小赵同学在自己家里复刻了一大锅酸浆豆腐，带到学校，引得杨老师连连称赞。这位当天就吃了半锅的“罪魁祸首”一边吃一边说：“作为你们的化学老师以及一个吃货，我感到非常幸福……”

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很多——例如她私下和物理老师一起去买盲盒，想抽什么就能抽中什么，这份“欧气”令我们羡慕了许久；又如她在元旦联欢会上和另一位女老师当众靠在一起，大气地表示我们可以随便“嗑cp”；再如化学办公室里随处可见的零食，或许与她在柳沟村吃豆腐的表现一般无二……

这位只能被元素符号概括的“O”老师，真正人如其名，点燃兴趣，元气满满，是我们日日相伴，课前课后都离不开的那个富氧能量站。